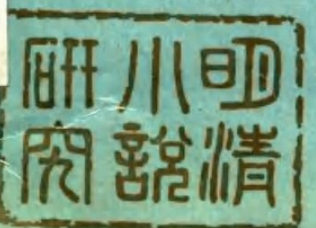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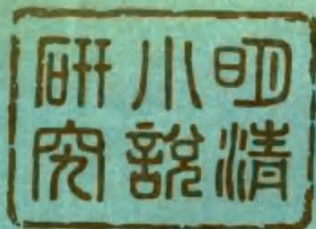


明清小说研究

水滸傳論稿

高明閻著



新學社

PDG

目 录

水浒故事的演变过程·····	1
上篇 口头文学所奠定的基础·····	1
一、从《宣和遗事》所看到的·····	1
二、民间艺人对当时社会的认识·····	18
三、民间艺人心目中的农民英雄·····	35
下篇 作为读物的修改及其问题·····	57
一、冲州撞府以后·····	57
二、结构、形象与语言·····	80
《水浒传》所反映的农民革命失败的结局·····	107
征方、征辽和插增田、王·····	127
一、征方、征辽·····	127
二、论简本系统·····	145
三、插增田、王及其修改·····	164
金圣叹对《水浒传》的评点与篡改·····	206
《荡寇志》对《水浒传》的反扑·····	248
〔附录〕	
对“五代史”故事两种作品的考察·····	300

数字图书馆
PDG

水浒故事的演变过程

上篇 口头文学所奠定的基础

一、从《宣和遗事》所看到的

(一)

今天研究《水浒传》这部作品的演变过程，比半个世纪以前的条件好多了，虽然在这期间没有更多的文献、记录被发现，然而几种有代表性的版本，象《水浒志传评林》、《容与堂刻水浒传》^①的影印出版，使大家都很容易看到旧日的书影；学术界对它的认真地研究，虽然和它在小说史上的地位、影响相比，还远远不足，但先后经过郑振铎、何心、严敦易^②诸家的努力，也已经踏出了一条道路。正是在这两方面的条件下，我愿把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肤浅体会，记述下来。

《大宋宣和遗事》^③保存了早期水浒故事的大致轮廓，郑振铎把它分成五段，即1、花石纲故事，2、生辰纲故事，

① 《京本增补校正全象忠义水浒志传评林》，用文化部所藏，日本日光慈眼堂藏本（照象底片）影印，文学古籍刊行社，1956年版（以下简称《评林》）；《明容与堂刻水浒传》，据北京图书馆藏本影印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75年有缩印本（以下简称《容刻本》）。

② 郑振铎《水浒传的演化》，1929年著，收入《中国文学研究》，作家出版社，1959年版；何心《水浒研究》，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，1954年版；严敦易《水浒传的演变》，作家出版社，1957年版（以下引前记各篇，不另注出处）。

③ 以下简称《宣和遗事》或《遗事》，用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，1958年新一版。

3、宋江杀惜和三十六人，4、受招安，5、征方腊^①。而且指出了它们的特点：第一，“这五段的叙述，虽然简单无比，却已立下了后来诸种《水浒传》的模型”；第二，“在这五段里，《宣和遗事》的作者，或这一段水浒故事的作者，所着力叙写的只有三节：（一）杨志卖刀；（二）晁盖等伙劫生辰纲；（三）宋江杀阎婆惜；”第三，“至于其余李进义、林冲、李逵、武松、鲁智深诸人，都没有个别的描写；打州劫县、收抚招降、讨平方腊诸事，也都只轻轻的带过了一笔”；而第四，“最与后来诸本《水浒传》不同的是，这个最初的《水浒传》雏形，是将三十六位好汉分做五批投入梁山泊的，而后来的《水浒传》，却将一百单八位好汉，至少分作三五十批，陆续的投入梁山泊。”这里著者已经抓住了从《宣和遗事》到今天《水浒传》的主要不同之点，问题在于怎样认识和分析。

我觉得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这部《宣和遗事》所收故事，尽管文白夹杂，但它不同于文人的笔记，主要来自民间的传说。宋江当然实有其人，然而见于正史，《宋史》《徽宗本纪》（卷22），《侯蒙传》（卷351），《张叔夜传》（卷353）等的记载，都语焉不详，连象对方腊起义的《清溪寇轨》之类的资料，都没有留下，这就决定了一定要写宋江故事时，走的是小说家的路，而不会是讲史家的路子。

这两个家数的不同的地方是，后者有史实的依据，而前者却没有。我们说，讲史家以史实为依据，不等于没有艺术上的虚构，但在它的发展过程中，时常有人用史实来要求它，改写它，从《三国志平话》到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，走的正是这样的路；小说家话本就不如此，它们除了也附丽于一定的历史时期，有时二、三主要形象可以实有其人之外，大部分情节于史无据；作者原来就是“信口开河”，后来即使遇到有历史“癖”的整理者想修改，也无从改起。这部《水浒传》，天生的就是小

^① 后来的研究者有的把其中的四、五两段并作一段，但这分歧无关大体。

说家话本的绝好材料，尽管大家都说宋江“三十六人”，经过了余嘉锡的“考实”^①工作以后，人们就更清楚了，连史斌已经有些渺茫，关胜、呼延灼、朱仝等人后来的战绩（第120回）的概述，就如同张清的儿子张节一样（第110回），更无凭查考了。

与宋江故事相并列，作为《宣和遗事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李师师故事，也可以从旁证明这一特点。与《宣和遗事》相类似，记载李师师的轶事的笔记，还有《李师师外传》^②，把这两种资料相比勘，会看到其间全无共同之点，譬如陪同徽宗作狎邪游的佞臣，《外传》记载是张迪，而这部《宣和遗事》却说是高俅、杨戩，而它的完全错误又是显而易见的，杨戩卒于宣和二年，而这里的系年却是宣和四年以后，不可能；高俅在《东都事略》、《宋史》里都无传，据其他编年史记载，他的官位升至“太尉”，开府仪同三司，《遗事》里却呼之为“平章”，这是一般对“宰相”的称呼，而不是对待武官的。由此可见，《别传》虽然也不过是沿唐人传奇的余绪，文人遣兴之作，但它正如陈鸿的《长恨歌传》，出于上层文人的手笔，有可能更接近于史实；而《遗事》的无一处与《别传》相同。正好说明它来自民间传说，至多是下层文人的拼凑之作。这在宋元说话伎艺较之唐代有了更大的发展的条件下，自然完全有可能。

从《宣和遗事》的白话部分本身来考虑，宋江故事与李师师故事占据了它的主要地位；此外的文言部分，即便不是为此拼凑而成，也是杂采其他资料，把它敷衍成篇的。因此，可以判定，它对其中占重要地位的两个故事，既不会是择录了某些情节，而省略了其他细节，又不会是详述某些情节之后，概括地一笔带过其他后文。所以我们可以判断，那四、五两段，尽管简单，然而已经是故事本身的“全貌”。第四段“朝廷不奈

① 《宋江三十六人考实》收入《余嘉锡论学杂著》，中华书局，1963年版。

② 作者未详，较其他散见诸笔记者为详。

何，只得出榜招诱宋江等。有那元帅姓张名叔夜的，是世代将门之子，前来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朝廷，各受武功大夫诰敕，分注诸路巡检司去也，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”；至于第五段，只有两句，“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，封节度使”。这正是当时故事的全部内容，因为它们是作为前三段的“尾声”而存在的，决不象后来既然加上征辽，征田、王，而又有征方的具体描述。

我们既看不到早期水浒故事的更多的资料，只能相信《宣和遗事》可能反映了宋元时期的讲述它的概貌，而不是在“建立”后来的作品的“模型”。口头文学，亘古以来就是不受书面记录的约束的。因此，我们可以相信，那着力叙写的三段，实际正是它的已经成熟的部分，而其余的李进义等形象，尽管包括了后来的主要形象在内，而在当时，形象既不鲜明，情节也极简单，所以没有可能分成三、五十批，只三、五次就都上太行山了。

《宣和遗事》的成书年代不易确知，在南宋画家龚圣与的《画赞》，却是收入宋末文人周密所辑的《癸辛杂识》了的，而且这里恰好也有三十六人的名单与绰号，对此，何心作了细致的比较。共分两个方面。第一，关于部分记载上有分歧的将领大

将领名	遗事	天书	画赞	水浒	备 考
宋 江	未列入	无	有	有	在地煞内 “千”作“迁”
晁盖(一)	有	有	有	无	
晁盖(二)	无	/	/	/	
公孙胜	有	有	无	有	
林 冲	有	有	无	有	
孙 立	有	有	有	无	
杜 千	有	有	无	无	
李 横	有	无	无	无	
解 珍	无	有	有	有	
解 宝	无	有	有	有	
合计	36	36	36	36	

致是：其中令人不解的是，同是三十六人，但中间却分歧到如此程度，更严重的是“天书”就载在《遗事》之中，名单主要依据的正是它，而它和前面本文所述就不一致；甚至《遗事》本身对晁盖其人的计算，也前后不一致。

第二，关于三十六人的姓名、绰号的分歧，我们为了方便，以今本《水浒传》所记为中心，可以概括为下列二表，一个是姓名方面，有十七条：

原编号	水 浒 传	遗 事	画 赞	备 考
1	公孙胜、林冲	与水浒同	无	水浒传另有 张青 天书作关必胜
3	解珍、解宝	无	与水浒同	
7	卢俊义	李进义	"	
9	杨 雄	王 雄	"	
10	张 清	张 青	"	
13	关 胜	与水浒同	"	
14	阮小二	阮 进	"	
15	阮小五	阮 通	"	
16	张 横	张 岑	"	
17	李 俊	李 海	"	

原编号	水 浒 传	遗 事	画 赞	备 考
2	孙 立	杜 千 (矛盾)	无	在地煞内
4	杜 迁			在地煞内
5	晁 盖			不在108人内 字学究、号加亮
6	／	李横	无	
8	吴 用	吴加亮	吴学究	
11	穆 弘	穆横	穆横	
12	呼延灼	呼延绰	呼延绰	

这里的情况是，部分人名与画赞同，与《遗事》很少相同，但

另外却有的《遗事》与《画赞》相同，而今本《水浒》却又与它们并不相同。其中只有吴用的名号，是字学究，道号加亮先生，实在是综合了两方面而又有所创造，可以说是其中的杰作了。

至于在绰号方面，何心指出了十一项，有趣的是除了部分相同，部分不同与姓名有相似点以外，这里又与《遗事》相同的占多数了，分别列在下面，即：

原编号	水浒传	遗事	画赞	备 考
3	赤发鬼	与水浒同	尺八髭	七十回本作“条”
9	急先锋	“	先锋	
10	金枪手	“	金枪班	
5	浪里白跳	浪里白条	与水浒同	
7	摸着天	摸着云	无	
8	船火儿	火船工	与水浒同	
1	托塔天王	铁天王	铁天王	
2	病关索	赛关索	赛关索	
6	双鞭	铁鞭	铁鞭	
11	立地太岁	短命二郎	短命二郎	
	短命二郎	立地太岁	立地太岁	
4	双枪将	一撞直	一直撞	

何心在这样比较之后，判定《癸辛杂识》所载《画赞》，与《水浒传》比较接近，而《宣和遗事》所记则相差很远。我看根据以上两表所列，可以基本同意，特别是在姓名方面，表现的更为突出。而且正如何心所引，王士禛的《居易录》所记《宋张忠文公叔夜招安梁山泊榜文》：“有赤身为国，不避凶锋，拿获宋江者赏钱万万贯，双执花红。拿获李进义者赏钱百万贯，双花红。拿获关胜、呼延绰、柴进、武松、张清等者赏钱十万贯，花红。拿获董平、李进者赏钱五万贯有差”，张叔夜正

是史称击降宋江的知州，在知海州（今连云港市一带）任上的事，这里的姓名很多与《宣和遗事》相符，当然有可能故事的原型正是这样的。

我们说，它与故事的原型相合，不是承认它是史料^①。民间文学主要靠口头讲述，因此记录下来时容易形成分歧，这是自来如此的。“白蛇传”故事中的许宣或许仙，《王魁负桂英》故事中的桂英有的说姓敷，有的说姓焦，在这之间，至多能寻绎出那部作品曾受那部的影响，而不易因此判断出时代的早晚，更何况《宣和遗事》还存在着成书时间的问题呢。

尽人皆知，它究竟是宋人还是元人之作，一直定不下来，鲁迅从来就不承认它是宋人作品，曾说：“……世多以为宋人作，而文中有吕省元宣和讲篇及南儒咏史诗，……则其书或出于元人，抑宋人旧本，而元时又有增益，皆不可知。口吻有大类宋人者，则以钞撮旧籍而然，非著者之本语也”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十三篇）。后来有的研究者又补充了一些例证^②，譬如“上停（厅）行首”，宋代无此语，从《东京梦华录》、《梦粱录》到《武林旧事》都看不到，只有到了元人杂剧之中，才经常出现；又如对宋高宗不避名讳，直呼之为“皇子构”之类。

然而它所钞撮的故事实在是颇为庞杂的，在这简单的记述之中，自相矛盾的地方就不少，按何心所指出^③就有五项不能自圆其说，这些是：

① 余嘉锡怀疑其“俗语不实”，见《宋江三十六人考实》。

② 汪仲贤《宣和遗事考证》，载在《中国文学研究》（《小说月报》第十七卷号外）。

③ 见《水浒研究》“八、三十六人传说的参差”。

氏 名	遗 事	天 书	备 考
1.晁盖早亡	宋江统率中无	有	应为十人
2.宋江同上山	九人	／	
3.三十六人	会中只少三人	只少四人	$24-1+9=32$
4.李横	有	无	
5.关胜、阮通	／	关必胜，阮小五	

严敦易同样注意到这矛盾情况，作了自己的解释，最后的结论是，恐怕不是同一起来源。我看这应该是不刊之论，比一定说最初如何计算，后来又如何计算所造成的前后矛盾，更有说服力。本来在这短短的几页，甚至几行之间，除了抄写者的马虎之外，可能来自不同的讲述者的不同说法。但只有一点，看来已经约定俗成，谁也不敢突破它，这就是“三十六人”的人数；然而也正因此，给我们留下了参差不一的痕迹，今天再叫我们来解决，简直是有意和我们为难了。

(二)

然而正因为有以《宣和遗事》为主的三十六人的名单，而且又记下了三段重点故事的大致轮廓，给我们研究水浒故事的初期演变，提供了可靠的依据。我们现在按今本《水浒传》的

第 1 至 46 回出现的三十六天罡中的各个将领录出如下表:

水浒传回次	将 领	宣和遗事中身分	备 考
1—2	史 进	同时上山 (无名)	无名四人, 现有五人
3—7	鲁 达	最后三人	
7—12	林 冲	十二指使	
"	柴 进	"	
"	杜 迁	介绍上山	
12—13	杨 志	十二指使	
"	索 超	介绍上山	
14—16	晁 盖	劫生辰纲	
"	吴 用	"	
"	刘 唐	"	
"	阮小二	"	
"	阮小五	"	
"	阮小七	"	
"	公孙胜	同时上山 (无名)	
18—23	宋江 (1)	梁山领袖	
23—32	武松	同时上山 (无名)	
33—42	宋江 (2)	/	李海 张岑 穆横
36	李 俊	同时上山	
"	张 横	介绍上山	
37	穆 弘	十二指使	
38	张 顺	同时上山 (无名)	
"	花 荣	十二指使	
"	戴 宗	同时上山	
"	李 逵	同时上山	
44—46	杨 雄	十二指使	
"	石 秀	同时上山 (无名)	

从这个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, 基本上保存了《宣和遗事》原貌的, 只有第12回至第23回这十二回书, 而所谓“基本上保存”者, 乃是:

12—13回 杨志的故事，来自杨志卖刀①。

14—16回 晁盖等的故事，来自劫生辰纲。

18—23回 宋江等的故事，来自宋江杀惜。

而这三段，又有所不同，生辰纲改变了人物，保存了情节；宋江杀惜，情节相去不远；杨志卖刀，对花石纲省略了大部分，集中在卖刀上，然后这一形象和生辰纲结合，成为下一段的主人公之一。

正是在这演变过程中，人数最多的“十二指使”分散开了，成为郑振铎所说的不是分成五批，而是分做三、五十批的主要原因。由此可见，水浒故事发展过程，主要不是在原有的形象和情节中的刻画和充实，而是在其他原属次要的形象与情节中打主意。再细致的分一下，大致有以下的两条途径：

一条是，在原来的主要形象的故事充实之中，配置原来不曾有的次要形象，这以宋江的故事为最突出。首先，在他杀了阎婆惜之后，逃走到外面，先后曾到柴进庄、白虎山、清风寨作客，在这之中，安插进来柴进（还有武松）、孔明、孔亮、花荣以及黄信等等；其次在清风寨遇祸，准备上山，中途被父亲诓回，因此被捕，发配途中，经历了三次惊险的场面，分别在揭阳岭、揭阳镇、浔阳江，先后结识了李俊、李立，穆弘、穆春，张横、张顺这三对兄弟，最后，到了江州牢城营，又结识了戴宗、李逵等等，在故事情节更加充实的同时，引进了很多主、次要的形象。

在这些形象之外，还引进了其他七十二地煞中的脚色，都以占山落草的形式出现。譬如：

1. 史进之所以逃走，原因是少华山上的朱武等三弟兄和他建立了友谊（第3回），他流浪一个时期，最后不得不投到他们一起入伙（第6回）。

① 回次与引文，用郑序《水浒传》本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4年版，后文凡不另注者悉指此本。

2. 鲁智深由五台山走向东京，途中经过桃花山，有他相识的打虎将李忠，和他未识的周通在那里落草（第5回）。

3. 武松发配走向孟州的途中，在十字坡遇见张青、孙二娘夫妇，开酒店用蒙汉药对付客商（第27回），后来到二龙山宝珠寺入伙（第32回）。

4. 鲁智深、杨志由于受到官司缉捕，无处容身，终于夺得二龙山宝珠寺（第17回），后来武松也来寻到他们，在此入伙（第32回）。

最后，梁山泊上，原来有白衣秀才王伦，受到柴大官人的资助，来到这里落草；到了林冲被高俅陷害，他却百般刁难不肯容纳（第11回），终于让林冲火并了他，尊晁盖为首，奠定了山寨发展的基础（第20回）。

正是这些小股起义，和主要形象的个人反抗相配合，给读者以到处燃起了农民革命的烽火，经过白龙庙小聚义，终于众虎同心归水泊，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浩浩荡荡的队伍。

这样的开端，不知道作者们是否明确地意识到，它在客观上，恰恰符合了农民革命从个人反抗，发展到三、五人占山落草；由三、五个首领，百十个小喽罗，发展为梁山式的队伍的规律。它是中国封建社会，上百次的农民起义的斗争，在艺术上的反映，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来讲，它远比只刻画少数英雄人物的传奇式的生涯，反映得更广阔、更全面，也更真实。

这就决定了这部作品的前半部，至少在第46回以前，采取的不是，也不应该是一般长篇小说，以特定的英雄为主，以一家、一个集团为主的方式，而是短篇小说的连丛^①，或者说，后来《儒林外史》式的合传体，以及被谴责小说推向恶性发展的终于成为漫无结构的方式方法，应该说它的首创权，不是吴敬梓或李伯元，而是《水浒传》的作者们。《儒林外史》以后的弊端，这里也不存在，自然不必讳言，而值得大书特书。

连那种以个人英雄形象为主的片段，与另一英雄形象的接替，也给后来的《儒林外史》作出了榜样。譬如作品里写史进去寻师父王进，到了渭州遇到鲁达，自从“道犹未了，只见一个大汉，大踏步入来，走进茶坊里”（第3回）开始，故事已经转移到以鲁达为中心了；继鲁达的故事之后，写他正在酸枣门外大相国寺的菜园中使禅杖，“只见墙外一个官人看见喝采道，端的使得好”（第7回），故事又很自然地转移到以林冲为中心。正是用这样的结构，把主次要的形象，从一个过渡到另一个。每个人物都表演了自己的精采节目，突出了“这一个”的鲜明的特征，退到幕后；陆续出场，也陆续下场。

事物总是具有对立的两个方面，幸乎不幸乎《水浒》的“自然条件”是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的，然而想不到这条件倒给以方便，正如一个青年人没有家室之累，反而有了发展的广阔天地，这倒是许多长篇小说所不具备的优越条件。我们试想一下，《红楼梦》为了写贾府，不得不叫冷子兴先画一张鸟瞰图，然后叫刘姥姥一进荣府，说明了作者处理这一家族的长才。有的作者为这开端苦恼得不得了，象坊间刊行的《十粒金丹》的作者，一方面诉苦，说他不得不这样写，另一方面还劝读者读下去。虽说这位作者有些笨，但也不能不说，这确是他的负担。《水浒传》唯其没有这负担，从故事的开始就可以写得很精采，吸引读者。例如鲁达，并未涉及他过去的经历、出身，以及在渭州小种经略相公帐前，做提辖官的生活。他一出场，就大踏步走入茶坊，接着是拳打镇关西、大闹五台山、倒拔垂杨柳、大闹野猪林，一系列令读者眉飞色舞的英雄行为；最后把林冲护送到沧州附近，打听清楚前面再无危险，齐齐地打折了一株松树，来教训那两个为虎作伥的防送公人，然后“摆着手，拖了禅杖，叫声兄弟保重，自回去了”（第9回）。正是因此，《水浒传》前半，没有烦冗的交待，始终是精采节目的集锦，振撼着读者的心弦。

重复一句，这种结构之所以在《水浒传》里无可指责，因为它与农民革命的最初阶段，从个人反抗到组成革命集团，各个革命集团逐步从小到大的发展相合致。也就是说，它不象后来的《儒林外史》用作全部作品展开的唯一方法。所以即使说在这部作品中，曾经采取过写“合传”的方式，也限于46回以前。具体地说，在白龙庙英雄小聚义，梁山泊已经不止晁盖初至山寨时的规模，而成为英雄向慕的所在；以后即使兼写各处的个人斗争，但也正如所有的江河朝宗于海一样，到了众虎同心归水泊，则已成为无可置疑的趋势，为了写好这一济济多土的庞大的农民革命集团，作者的笔也就必须与之相适应，处理好作为长篇小说的组织结构了。

况且这部作品，有一个一般采取“合传”的作者所缺少的匠心，这就是作者从开始就意识到，他们的形象的最后归宿是“水泊”，所以即使在以个人斗争为主的章节之中，作者也目光四射，没有忘记其他英雄的存在。譬如史进，在鲁智深出场之后，已经退到幕后去了，然而关于这一人物后来的行踪，作者不是丢开不管了，在鲁智深第二次在赤松林与他相见时，把他这段生活作了补充，用他自己的口吻说：“自那日酒楼前与哥哥分手，次日听得哥哥打死了郑屠，逃走去了，有缉捕的访知史进和哥哥赍发那唱的金老，因此小弟亦便离了渭州，寻师父王进，直到延州又寻不着”（第6回）。他在这里出现，虽然在整个故事中，不过象雪泥鸿爪的一点踪迹，然而也安排了他和鲁智深共同战胜了崔道成、邱小乙然后分手，而且对嗣后的生活作了补充交代，仍旧用他自己的口吻说：“我如今只得再回少华山去，投奔朱武等三人入了伙，且过几时，却再理会”。用这样的暗示，把这一形象有始有终地暂时放下，直至后来打少华山，赚金铃吊挂（第59回），从华州救出了他，然后一起上梁山。所以虽然隔了几十回书，但给读者的印象，故事仍旧是完整的。

如上所述，在主要形象的刻画中间，增入若干次要脚色，反映当时的广阔的社会现实，这当然是这部作品的演变过程的一方面，但它不是主要的，主要的乃在于另一条途径：从与原来《水浒》无关的故事中，吸收新的血液，来充实这部作品。具体地讲，杨雄、石秀、雷横、朱仝，乃至鲁智深、林冲、武松以及李逵，无一不是这样进入作品的。它们的共同规律是，十二指使，或同时上山，介绍上山，甚至只记人数未提名字中的人物，在今本《水浒传》中成为压倒了李进义，而与宋江、杨志等并驾齐驱的第一流形象。这证据在于《醉翁谈录》。

假如说《宣和遗事》所载，是《水浒传》的最初轮廓，那么我们说《醉翁谈录》中所记，有很多形象或情节，后来进入了《水浒传》。从“小说开辟”中所举的名字或绰号中，可以寻到迹象的有：“公案”中的石头孙立，“朴刀”中的青面兽，“杆棒”中的花和尚、武行者。严敦易认为“公案”故事中的孙立，不一定是《遗事》中的“十二指使”之一的孙立，我看这问题必须辩证地看。严格地讲，独立在《遗事》以外的段子，即使朴刀、杆棒中的形象，不会和《水浒传》中的杨志、鲁达、武松完全相同；然而同是说话伎艺，彼此互相借鉴，有时是程式化或抄袭，这是经常会出现的。坊刊的《残唐五代史演传》，抄袭《水浒传》的描写中的韵语，就是明证，但假如终于形象不鲜明，情节不合生活的逻辑，那段子也不会站得住。作品本身说明，朴刀、杆棒是水浒故事的批发站，它们和“公案”类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。而且这里由于这几个名字、绰号留下迹象，使我们了解到他们演变的痕迹，可以想象没有留下痕迹的还不知道有多少。社会生活是艺人进行艺术构思的宝藏，但作为它的艺术反映的已成的平话，总是他们直接借鉴的样品，这是古今一理的。

新丰富起来的主要形象，不是已有的形象，这不等于说绝对不是。譬如宋江就仍是大头领；但不只他是，而且还有鲁

达、林冲、武松等等。正如同新建的大规模的建筑群，最好不在原有基础的市街，而往往在市郊的道理一样。“说话伎艺”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，就还存在着它自己的规律。这类传统题材的口头文学，民间艺人在讲述过程中，实际是进行再创作，不过他们不能不注意，绝不是自己想怎讲就怎讲，这些故事早就有群众基础，他们不能不给予尊重。以水浒故事为例，你说你的是百回大书，或百二十回，加进了征田虎、王庆的“全传”，当然可以，群众要领教的是“全传”怎个全法；然而假如你讲的竟不象《水浒传》，那么你就再全，群众也难于批准。因此传统故事只有日趋丰富，但很少有大的改动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关于水浒故事的失败结局，《宣和遗事》以来已经定下，这就是四、五两段的受招安与征方腊。不管史实上的宋江是否真的如此，或当时有无可能，但在水浒故事中从开始已经定下了是如此的。如果说立“规模”，这就是“规模”的所在。我们必须承认，它虽然不象史官那样具有威权，但有广大群众的拥护，谁也改变不了，倒也是事实。类似的例子多得很，尽人皆知，三国故事的倾向性，从北宋末年就开始“尊刘抑曹”，无论是否有问题，但后来一直改不了；蔡伯喈从南戏“宋元旧篇”以来就是雷击死的，即使有上层文人感到不舒服，一定要把它改成“全忠全孝”，也没人相信。后来民间艺人也许考虑到，人家会说雷公“也不一定听你的”，于是改用铡刀铡。直到今天，熟悉《铡美案》的，仍旧比看过《琵琶记》的人数，不知道要多到多少倍。

我们说传统故事不能随便改动，自然也不是毫无改动的照本宣科，它之所以成为集体创作，正是这样形成的。以杨志的故事为例，本来《宣和遗事》讲，杨志因为在颍州阻雪，旅途贫困缺少日用，卖刀杀人犯罪，然后是其弟杀了防送公人，同往太行山落草；与这故事先后同时发生的是，北京留守